

研究論文

畚客關係的名實論證— 客的前世是畚 畚的今生是客

羅肇錦*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摘要

全文從名稱、地域分布、畚地名、盤瓠信仰、歷史遷徙、棚歌即山歌、輦畚客特徵詞、畚客語音特色等八大方面，舉證說明客家是唐宋時期在閩粵贛山區的苗瑤 Yao，慢慢加入壯侗成分形成畚客，後來，部分畚客搬往浙西、閩東，留在閩粵贛山區的的就轉化成客家。

文分九部分論證，依循名與實的對立比較，最後點出客的前世是畚，畚的今生是客。

關鍵字：輦畚客、和蠻、山哈、盤瓠、棚歌、次濁上

* 羅肇錦，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榮譽教授，通訊地址：32001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連絡電話：03-4227151#25855，電子信箱：seogim@cc.ncu.edu.tw。

Research Article

Discour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e and Hakka people –The past of Hakka is She, the present of She is Hakka

Seo-Gim Lo*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review and discussion of eight aspects - The designation and naming, the place names of She people, the Panhu worship and believe, the Human migr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he song as Hakka mountain songs and She Hakka distinctive words,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Hakka people is the Miao and Yao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the border region between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Gradually the Miao and Yao people mingled with part of the Zhuang ethnic group and became the She , hakka people. Afterward part of the She Hakka people migrated to western Zhejiang and eastern Fujian, those who didn't move out and stayed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are the ancestors of the Hakka peopl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nine par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each

* Seo-Gim L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dress: No.300, Jhongda Rd.,Jhong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32001, Taiwan. Tel: 03-4227151#25855. E-mail:seogim@cc.ncu.edu.tw.

part ar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Name and Essence no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 origin of Hakka people is She people, and the present She people can be identified as Hakka people.

Keywords: She Hakka , mountain people, Shanha, Panhu, lao song, semi-muddy initial of the rising tone

一、緒言

名是稱謂，名是口中的稱呼，是文中的現代意涵，而實是概念，實是詞的原始意涵。本文要論證的就是「客」的原意是山，「客人」原意是山上的人，不是一般認為做客他方的人。從早期歷史上的稱呼，到今天所謂客家，我們可以找到另有和蠻、活聶、哈尼、峯畬、畬客、山哈、山客、客仔、客家等稱呼（名），但總合起來都是「山」的意思（實）。

回顧中國語言的歷史，北方漢語是北支官話系統，秦漢以來受阿爾泰語的影響（秦時胡人、漢時匈奴，以及後來的五胡、遼、金、蒙古、韃靼、滿清）慢慢演變到今天國語、普通話。南方漢語是南支苗瑤、侗傣系統，長期被北方統治，接受北方語言文字，慢慢演變到今天的閩、粵、湘、贛、客語，其中尚未完整漢化的就形成今天的彝、苗、瑤、畬、壯、黎。而且南方又可分兩系，海系靠海以侗、傣、黎、壯為主，演變到今天的閩語、粵語，山系靠山以彝、苗、瑤為主，演變到今天的贛、湘、畬、客語。而客語則是閩粵贛山區：瑤+壯→畬→客（粵東），名稱則由：和蠻→活聶（禾尼）→山哈→哈→客→客家。下面就從名實的立場把畬客語從早期到現代的歧異稱謂，加以統合，於是「客的前世是畬，畬的後生是客」，也就是畬語變成客語的歷史就可以一一浮現。

整個論證的關鍵在畬語「客」（音 haʔ），與畬族自稱「哈」（ha）同音，又與唐代稱閩粵贛山區的「活聶」「和蠻」的「和」（ha）同音（果攝字唐代音和），而解釋「畬」變「客」的關鍵，也在「和」「哈」「客」在不同時代都稱「ha」，只是使用的漢字不同，但意義都是指「山」的意思。

二、名稱「和」「活」「哈」「客」，實義都是「山」

《唐史蠻書》卷八〈蠻夷風俗〉稱：「谷謂之浪，山謂之和。」《新唐書南詔傳》：「夷語山坡陀為和。」兩則文獻，可以看出所謂「和蠻」指的是分布在「山坡陀」即半山區的民族。而音浪音和，都是唐代的官話音，也就是說在唐代蠻夷稱山為「和」（匣母平聲果攝）。

客家人生活的地形，基本上與「和蠻」一樣都是生活在「山坡陀」即半山區的民族。而畬客先民在唐代稱「和蠻」、「活聶」、「蠻僚」、「蠻夷」、「峒蠻」、「峒僚」，都是指住在荆楚之南的蠻族，南下以後分兩邊遷徙，向東到閩、粵、贛山區，與壯侗混居，形成後來的畬客。向西則延伸到桂、黔、滇的半山排與壯侗及彝族混居，形成後來的瑤客。甚至遠至雲貴川滇受彝族影響，形成今紅河哀牢山的哈尼族（一般認定他們是彝族一支，古稱「和蠻」，與當地彝族混同而成），他們的語言特質有部分與瑤畬客相近，頗符合向西遷徙的和蠻，受當地彝語影響，所形成的彝族和蠻，而向東遷徙到閩、粵、贛山區的和蠻，則與壯侗混居，形成後來的畬客。這些歷史推斷的過程，留待以後另文論證。

下面舉證與「山」有關的苗瑤畬客語料，他的音讀都近似「和」「哈」「客」，所以連帶出「客」的原意也是山。

（一）毛宗武蒙朝吉《畬族語言簡志》：

山字唸 ho1 或 kje6，此書所記是惠陽、海丰、增城、博羅一帶的畬語（當地人自稱活聶），屬較早的畬客語，仍保有「山」這個詞彙念近似「和」「哈」「客」的音。kje6 更近似今各地客語「崎」唸 kia，指不平的斜坡地，與《新唐書》所言：「夷語山坡陀為和。」更為相符。

(二) 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十二語言：

記錄鳳凰縣¹北相邦珍寨的苗語，山唸 pi55qɔ53（頁 361）。

(三) 賀福凌《湖南省鳳凰縣漢語方言與苗語的調查和比較》：

第三章鳳凰苗語²分類詞表山 pi42qɔ22、山頂 ce214qɔ22、山坳 tʃa22qɔ22、山坡 pi42qɔ22、山谷 qa214qɔ35、半山腰 qa214pan35qɔ22、山腳 qa214tɔ35qɔ22、客人 mje53qha35（頁 180~182）

(四) 蒙朝吉《布努語炯奈話》³：

瑤族布努語努茂方言「山」唸yan6，包腦方言「山」唸yei6，布努方言「山」唸kan2，這與「和蠻」的「和河禾」等字都是匣母見母字相同相近聲母，相近韻母，與古早的畬語ya→ha，都唸成近似「和」「哈」「客」的音。

以上毛、凌、賀、蒙的語料，所注錄的「山」這個詞都唸近於「哈」的音，而所有畬語「客」都念「haʔ」與「哈」「ha」音非常接近。對後期沒有入聲的官話音去對譯，「haʔ」很自然的譯成「哈」，說成「哈」以後怕別人不懂其意，所以又加一「山」字稱「山哈」。後來改用「客」字，就稱「山客」，在畬語而言，不管是「山哈」或「山客」，都是「haʔ」這個稱呼。這是少數民族地名或族名常有的「漢譯加字」現象。

¹ 這裡特別選用「鳳凰縣」語言，因畬客與苗瑤都以「盤瓠歌」「高皇歌」「狗王歌」為祖源描述的民族，都指祖先出自鳳凰山，今天湖南西部苗族區、廣東饒平客家區、浙江西南畬族區，都有鳳凰山，可見同樣祖先傳說的山區民族，都把山唸成近似「和」「哈」「客」的音，絕不是偶然的。

² 這裡的鳳凰縣苗語「山」唸 qɔ22，與其他地區的 ha55，音非常接近，說他們是音近的同源詞，「哈」（ha）本義是山又多了不少證據。

³ 資料取自蒙朝吉《瑤族布努語方言研究》頁 193~194 詞彙附錄，an6 ei6 kan2 都是舌根音，只是塞音擦音之別，或濁音清音之別而已。加上瑤畬都以「盤瓠」後裔自居，都稱是高辛（帝嚳）女婿龍麒（狗王）避入山區繁衍而成，以盤藍雷鐘黎李等姓為主，祖源描述都是來自「山」的民族。

三、名為畬地名，實則純客區

閩西、粵東的地名，有以「畬」為名的非常多，這些閩粵贛山區有畬的名的縣市，差不多都是今天所謂的純客家縣。從歷史來看，這裡本來都是畬族人的聚居地，元末部分畬人遷往閩東、浙西以後，留在當地熟習漢字會講當時所謂官話的人，就由「ha 族」改稱「客族」，回頭稱還沒改稱客族的畬族所在地都加上「□畬」「□□畬」的的稱呼。

然而，為何閩西、粵東比閩東、浙西多畬地名？

今天仍住有畬族的地方，如潮州潮安及閩東、浙南等地，反而較少發現以畬為地名的縣份。我想這也是名實的問題，原因是：閩西、粵東一帶凡有以畬為地名的地方，都是早期畬族的根據地，漢人陸續南來以後，部份畬族人遷往潮州、閩東、浙南等地，保有較多原來的語言文化，與當地語言文化有極大差別，所以當地人仍稱畬客為畬族，就不必用畬地名來區隔，所以閩東、浙南少有畬地名。

而仍居住閩西、粵東的畬人，則陸續融入漢文化熟習漢字會講官話以後就改稱客家，在轉化客家的過程中就以漢人自居，反把當時仍自稱畬族的地區冠以畬的地名，漸漸的畬就消失變成客，今天所謂的「客家」就是這種畬族漢化後所產生的新族稱。

我們從今天閩西粵東的地名有以畬為名的非常多就可以了解：

閩西：

武平縣：黃畬、黃心畬、黎畬、蘇畬、袁畬、張畬、洪畬、藍畬、茅畬、劉畬、坪畬、上畬、中畬、樂畬、黎畬鄉、洋畬、大畬、湘畬坑。

龍岩縣：黃畬、楊家畬、顏畬、郭畬、盤畬、培畬、小高畬、大高畬、林婆畬、下畬、上經畬、下經畬、冬瓜畬。

連城縣：胡畬、賴家畬、堯家畬、楊公畬、傅家畬、江公畬、李家畬、官畬、河畬、大畬、高畬嶺、下畬峽、畬部、園畬、西江畬、鴨畬。

長汀縣：黃麻畬、翁家畬、林畬頭、新畬、芒畬、紅畬、下畬、中畬、上畬、姜畬、官畬、牛畬、心畬。

上杭縣：高畬、坪畬、畬坑、黃里、上畬。

永定縣：大畬、段畬、里家畬。

清流縣：林畬、賴畬。

寧化縣：南羅畬、洋畬、馮畬、揚畬、增畬、大羅畬、北羅畬、百種畬。

粵東：

梅縣：筓竹畬、白玉畬、羅角畬、中畬、山隔畬、桃畬、粟畬、孔畬、畬江。

蕉嶺縣：下立禾畬、畬里、高畬、下畬子、朱公畬、烏羅畬、高南畬、爛梅畬、畬禾背、洪畬筆。

平遠縣：福脈畬、小畬、畬腦、香芒畬、大畬、梅畬、畬里、黃畬、葉畬、歐畬。

興寧縣：(無)。五華縣：(無)。大埔縣：(無)。豐順縣：(無)。⁴

「畬」字地名與畬族有不可分的關係，字的本義是「刀耕火種」的意思，奇怪的是今天仍住有畬族的地方，如潮州潮安及閩東、浙南等地，反而沒有發現以畬為地名的，其中四縣的興寧、五華兩縣，及大埔、豐順，一般地圖集中雖然沒有以畬為地名，但詳查舊有地圖及

⁴ 資料普見各省縣地圖，本文所引見羅肇錦〈客語起源南方的語言論證〉其中興寧、五華、大埔三縣，在各省地圖詳細圖中或縣志記載中，都留有不少畬地名，興寧、五華、大埔三縣未見畬地名，實因尚未詳查圖冊所致。

詳細圖側仍有不少畚地名的記載。據李如龍先生的說法：「因為他們遷居到閩東、浙南等地時，當地已經早有其他地名，---可見畚族在福建早期聚居地主要在五夷山區自北向南延伸。」，這裡倒認為閩西、粵東一帶凡有以畚為地名的地方，都是早期畚族的根據地，元明之際，官府壓迫（異族統治及逃避苛稅），部份畚族人遷往閩東、浙南等地，保有他自己的語言文化，仍居住閩西、粵東的畚人則因定居設籍、參加科考，很快融入漢文化而消失無蹤，今天所謂的「客家」就是這種畚族轉化後所產生的新族群。

四、名謂「逢客必住山」實則是「逢畚必住山」

閩粵贛一帶流行一句話：「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在閩、粵、贛地客家的住地都是山區為主，所以閩西、粵東、贛南，以前的住民稱「活聶」「山哈」意即「住在山上的人」，後來從這一帶往外遷徙的客家人，也都住在山區為多。

今天分布在閩西北（建州一帶）、閩東（福州一帶）、浙西（處州一帶）的畚族區，也以聚居山區為特色，所以稱畚客為「和蠻」「山哈」「山客」「山哈人」是很合理的住在山區族群稱謂。

在閩、粵、贛地區，客家的住地都是山區為主，所以閩西、粵東、贛南，以前的住民稱「活聶」「山哈」意即「住在山上的人」，後來從這一帶往外遷徙的客家人，也都住在山區為多。既然這些畚族人轉化為客家人後，仍聚居在閩粵贛山區所以我們說「名謂逢客必住山，實則是逢畚必住山。」⁵

⁵ 客家的住地都是山林，所以閩西、粵東、贛南，以前的住民稱「山哈」「活聶」，意即「住在山上的人」，後來從這一帶往外遷徙的客家人，也都住在山區為多，如龍岩州客家人住在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清流、明溪、武平、寧化山區，州政府所在地龍岩反而不說客話，漳州客家人住南靖、平和、詔安、雲霄是山區，漳州市、漳平等都市不說客話，饒平縣客家人住地饒洋、三饒是山區，縣城黃岡非客家區，海豐陸豐近海及平地是潮州人聚居，山區才是客家人住地。台灣客家人住桃、竹、苗丘陵地，山區才是客家聚居處，靠海

今天有許多地方如福建（如永定）、廣東（如陸河）山區的客家都被稱為「山客」或「半山客」，原意都是住在半山腰的人，是保留本義的稱呼，而住在比較都市生活水平較高的人，就自以為水平較高是客家人，住半山腰的水平較低是「山客」或「半山客」，其實都是「客人」，原意都是指住在山腰上的人。

五、名指客區少畬，實則客區皆畬（客畬分布）

前舉遷往在閩西北（建州一帶）、閩東（福州一帶）、浙西（處州一帶）的畬人在當地仍被稱畬族，而繼續留在閩、粵、贛山區的虔州、循州、潮州、梅州、汀州、漳州的畬客，大家都講相似的話所以大部分人改稱客或客家以後，大家很快跟進，都改稱客，漸漸的忘記自己原來身是畬。

尤其虔州（如今之贛州）閩西北（如寧化）漳州（如詔安），是近二十年（開放以後）才自認是客家，而循州（如博羅）建州（如順昌）至今仍不被認為是客家。更弔詭的是贛南、閩西北、漳州一帶，大陸開放之初，筆者在該處詢及當地是否說客家話，幾乎都回答「梅州該片正講客話，崖班講介系本地話」。

往閩北、閩東、浙西稱畬，元末以後遷往閩北、閩東、浙西，住在閩語區，與不同語族的一起反而可以保留較完整的宋末閩粵贛山區的原有畬語，所以仍稱畬。畬人都在閩區，客區幾無畬人，這也是「名指客區少畬，實則客區皆畬」。

再從福建省畬族人口分佈分析⁶，閩西客家區很少畬族，閩東閩

的地區都是閩南住地。早期漳州客也住嘉義、台中、彰化的山區，近海地區都是閩南人。總之有閩客混居的都是山區客家平地閩南，如漳州、汀州（今龍岩州）、韶州、惠州、潮州，如屬純客家縣地區，也都是全面山區，所謂地無三里平，舉目盡山巔，如梅州的大埔、豐順、興寧、五華、平遠、蕉嶺等地，都是高山頂嶺山林石壁為多。因此以住地而論客家人是「住在山上的人」。文見羅肇錦〈客語與緬彝語的特殊淵源探索〉。

⁶ 資料引自《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冊 卷首福建省畬族人口分佈圖 各縣畬族人數系

北非客區反而很多畚族，這表示客家區之所以很少畚族，是因為本區原是畚族根據地，後來名稱由畚轉客，所以閩西等地變成客家代表區，遷往閩北、閩東語外族共處，為了區隔分統，所以仍稱畚族（山哈）。

今天福建畚族人口的分布概況，把「汀州、漳州一帶」與「福州、建州一帶」做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

閩西、閩西北（汀州、漳州一帶）：

詔安	1	雲霄	0	南靖	36	龍岩	30
東山	0	平和	0	永定	12	上杭	2
連城	2	武平	4	長汀	326	清流	444
寧化	1648	三明市	755	明溪	0	將樂	21

閩北（建州一帶）：

泰寧	159	建寧	152	邵武	2736	光澤	3744
建陽	4093	浦城	122	建甌	1934	武夷山市	287
松溪	1000	政和	848	順昌	5239	南平市	1613

閩東（福州一帶）：

莆田市	1002	福清市	362	永泰	3970	長樂市	127
閩清	233	閩侯	10280	福州市	3767	古田	6075
羅源	70476	連江	10567	寧德市	16958	屏南	503
周寧	139	福安市	50719	霞浦	33829	壽寧	2024
福鼎	25240						

潮州一帶是畚與客的根據地，但當地由畚轉客的時期各不相同，粵東潮州地區稱客最早，汀州、虔州、漳州近期才稱客，粵北桂東及海外稱客以後才遷徙過去。而處州衢浙西南閩東至今仍稱畚，潮東、贛南、閩西少數仍稱畚。這也是「名指客區少畚，實則客區皆畚」的明證。

六、名為盤瓠信仰，實則祖先崇拜

瑤畚都以「盤瓠」後裔自居，都稱是高辛（帝嚳）女婿龍麒（狗王）避入山區繁衍而成，以盤雷藍鍾黎李等姓為主，祖源描述都是來自「山」的民族。在瑤畚發展史上：

畚	瑤
畚族部分人自稱峯	瑤族長期以來都稱峯 ⁷
盤雷藍鍾龍麒信仰	瑤族人從來都盤瓠信仰
盤雷藍鍾四姓為峯	盤雷藍鍾以外，沈李----等十多大姓都為瑤族

再從盤瓠信仰的歷史看：

1. 初始的《盤王歌》產生於晉代，成形於唐代，成熟於宋代。因為至今為止尚未發現用竹簡抄寫的盤王歌版本。

2. 瑤做為獨立的稱謂，最早見於唐人姚思廉《梁書張纘傳》：「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

3. 莫徭是唐代對瑤族的普遍稱呼。宋代稱「徭」「蠻徭」「徭人」。

4. 劉禹錫貶連州刺史寫《莫徭歌》當時莫徭主要居住在湘中、湘

⁷ 從梅縣一帶出土的銘文，「畚(𪛗)」字却寫成古代茅寮房的樣子，完全是象形造字，廣東漢人創一個「峯」字，是以居住的形式稱呼，與「畚」字以刀耕火種的農耕技術命名大異其趣。參見范建華（2001）《饜文化史》頁 100-114。

東、湘西南及粵北、桂東北、贛西。

盤王信仰的歷史，產生於晉代，成形於唐代，成熟於宋代。這裡所說盤王歌形成年代與羅香林在《客家導論》所述客家的遷徙形成年代，也亦步亦趨若同符節。所以盤瓠信仰的歷史與瑤畚歷史及客家早期（當時尚未稱客家）遷徙是相同的，這也是瑤畚客同源的證據。

因為盤瓠信仰是上古的圖騰崇拜，在民智未開的年代無可厚非，文明進步以後，往往變得不智與難堪，也因此盤瓠信仰歷史上，極少別的民族會加入這種信仰，唯有這種信仰的民族慢慢放棄這種尷尬的狗頭王崇拜。

瑤畚族的信仰，都以盤瓠遺種自居⁸。由於傳說的「高皇歌」（狗王歌），以狗頭人（龍麒）為祖先，所以後代畚族人有的忌諱這種信仰，陸續避開自己是畚族，避開自己是狗王後裔。現實生活裡也由「哈」轉「客」以後，就放棄這種信仰，也放棄自己是畚族人，所以特別強調客家是中原南下的漢族，因戰亂客居南方以後成為當地主人。只剩盤瓠傳說故事中的盤藍雷鍾四姓人無法丟棄狗王祖先，所以今天畚族只剩盤藍雷鍾四姓人⁹。

今畚客地區有鍾姓、雷姓家族祠堂壁上仍繪有依照《盤王歌》所述的故事（如潮安縣鳳南鎮山犁村雷氏），來說明自己家族龍麒信仰的來龍去脈。且筆者 2015 年到處州景寧畚族自治區，參觀當地博物館，卻完全看不到盤王故事的敘述，應該是現代畚族人有意避開盤瓠信仰的尷尬，所以不願拿出來給外人品論。造成閩粵贛山區的畚族後

⁸ 范燁後漢書南蠻傳：「高辛氏有畜犬，曰盤瓠，啣戎戎將軍首，詣闕下，帝妻之以女，入南山，其後號曰蠻夷。自長沙武陵至交趾咸稱焉。」

⁹ 潮州陸河彭姓住區，本來都是畚族盤姓根據地，後來盤姓改為姓彭（盤彭音近），所以當地有盤彭不通婚的習俗。這也是今天畚族盤、雷、藍、鍾四姓中，盤姓特別少的緣故。在臺灣鍾姓或彭姓，大都被認定是客家，原因就是「彭鍾」兩姓是「盤藍雷鍾」的「盤鍾」兩姓。「盤藍雷鍾」被認定是畚，那麼由畚族盤姓轉彭姓被稱客，正是畚轉客的最切近的例子，由此可見，彭就是盤，客就是畚，客話就是畚話，客畚語只是次方言之間的關係。

來紛紛放棄這種信仰，而改稱自己為「客族」。

另外在許多口傳說法，有人早期曾在客家區看到過年祭祖高掛狗王圖，祭後立刻收藏起來。這也充分表現許多畚客家族忌諱外人知道他們的傳統信仰，所以長久以後，慢慢捨棄盤瓠崇拜，改成祖先崇拜，在家祠神主牌上標明某氏歷代祖先之神位，因此今天各地客家以拜祖先為最主要信仰。所以畚客從盤瓠信仰到祖先崇拜，也是另種的「名」「實」轉換，稱之為「名為盤瓠信仰，實則祖先崇拜」。下面用注釋列舉畚瑤的「狗王歌」¹⁰「高皇歌」¹¹及客家的「祖宗歌」¹²，可以了解盤瓠信仰與祖先崇拜的名實關係。

七、名為山歌，實乃騁歌

苗瑤畚客歌謠（包括苗歌、瑤歌、畚歌、客山歌、盤瓠歌、高

¹⁰ 狗王歌：

東華安「祖公歌」：盤古開天歷代來（哪），（哩）三皇五帝坐相對；傳透狗王（羅）新王位，番王貪心（啊）爭過來。寧德市「盤瓠歌」：講山便講山乾（啊）坤（啊），講水便講水根（啊）源；（咳）講人便講世上事，講出祖圖分人聽。當初出朝在廣東，搬出外鄉念祖公；算來無本到原籍，編出歌言後人傳。（《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冊 頁 1290）。

¹¹ 高皇歌 福安市「高皇歌」：

講山便講山乾坤，講水便講水根源；講人便講世上事（啊），講出祖圖轉團團。當初出朝在廣東，搬出外鄉念祖公；算來無本轉原籍（啊），編出歌言後人傳。祖公名字叫龍麒，原是天子一朝臣；龍麒年少武藝好，行雲過海會變身。

當朝坐位高辛王，天下太平穀滿倉；感謝高辛管得好，百姓有食笑茫茫。番邊賊仔起謀心，帶兵又來打高辛；高新皇帝心頭亂，文武百官無主意。當初龍麒膽大天，不驚番賊打過山；上朝奏章領聖旨，自願帶兵去征番。龍麒帶兵打過洋，一直打透番王鄉；番王不知兵馬轉，高樓食酒又無防。割落王頭過海洋，雲霧暮來黑茫茫；龍麒騎雲迥過海，王頭獻上高辛王。王頭獻上高辛王，高辛斟酒笑茫茫；皇帝看見心歡喜，就昭龍麒做婿郎。高辛皇帝養三郎，三個子女一樣相，第三宮女生得好，許配麒其做妻房。（《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冊 頁 1266）

¹² 古田縣「祖宗歌」：

祖宗盤古玉皇天，日夜盤古手上見；人民百姓四海治，玉皇乾坤幾萬年。麒麟起火高半天，龍王火起陰過山；玉皇殿中麒麟精，果翻（啊）落凡間。麒麟祖宗因何咬死，麒麟脫身落凡間；去到皇帝金鑾殿，國母耳中痛三年。皇帝國母耳忽痛，講盡萬萬好郎中；百般草藥都食盡，後來變成一條蟲。（《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冊 頁 1327）

皇歌)，不管曲式、唱腔、即興對歌、隨門隨答、四句七言、善用譬喻，連常用的歌曲名及詩題歌曲目，苗瑤畚客如出一轍，這裡不多做分析¹³。

先說鬮歌，因為傳唱鬮歌一定要對歌，所以採用兩男一女會集對唱的「鬮」字。客家山歌，在畚族人叫做鬮歌（音 lau），在男女聚會或喜慶節日祭拜祖先時，用一對一答方式所唱的歌。鬮歌以七字為一句，四句為一條，客家山歌也是四句為一條（條的用法也是畚客相同的特徵詞），鬮歌一句七字，共二十八字為「一條山歌」。山歌中的「嘍鳥」（嘍鳥也愛好聲嘴，無好聲嘴嘍唔來）「肚才」（肚中飽歌人相敬，腹中無歌寸步難行）「掌牛」（掌牛哥）「赤郎」（行郎送紅包，赤郎下厨辦菜，赤郎駁歌對歌）「駁」（畚族有盤駁歌）-----都是完全相同的詞彙。

因此我們可說「客家歌謠名為山歌，實乃鬮歌」下面舉客家山歌及畚族鬮歌各一首證明之。

鬮了一番始一番，下番愛鬮總過難；一來又驚天落雨，二來又驚妹無閑。（鬮歌）

坐下來，鬮下來，坐到鵝毛沉落水，坐到石頭浮起來。（山歌）

八、畚客特徵詞名實相符

特徵詞對內有一致性，對外有排他性，瑤畚客特徵詞有許多特徵詞就是在瑤畚客有對內一致性，也有其對外的排他性。除了前面所舉山歌中畚客共有的鬮、嘍鳥、肚才、掌牛、赤郎以外，旱水、買水、女麻、陂塘----等等，都是客語詞彙與苗瑤畚語相通的古詞彙的保存，下面舉鄧曉華所舉的中心詞為證¹⁴：

¹³ 參見《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藍雪霏〈福建畚族民歌概述〉的分析。

¹⁴ 參見鄧曉華，1999 〈客家話跟苗瑤壯侗語的關係問題〉民族語文

- 臭蟲 kon pi (客) pi (畬) kong pi (瑤)
- 端 deu (客畬) do2 (瑤)
- 穿山甲 lien li (客) lai6 (瑤)
- 潛水 mi (客畬) mi5 (標敏勉)
- 頭 na (客) po:ng2 na2 (勉瑤)
- 躲藏 piang (客畬) ping3 (勉瑤)
- 牧放 tsonɡ (客) tsung5 (畬) tɕung55 (巴哼)
- 傷疤 phi (客畬) pi5 qa5 (滇東北苗)
- 低頭 tlai (川黔滇苗) lai (客畬)
- 麻木 pi (客畬) bie5 (勉瑤) bi5 (標敏)
- 扔 fit fin (客畬) fe7 feng5 (勉瑤)
- 打 mak (梅縣) mɔ (連城) bɔ7 (勉瑤)
- 絲瓜 lung tse (長汀) lai1 dze5 (勉瑤) -----

更巧合的是台灣客家區都稱年長德高望重的人為大老，潮州處州畬族地區稱領導人及長者也是大老，而瑤語 *tlau* 正是領導人及長者的尊稱¹⁵。

九、語音特色，畬客名實有同有異

客語語音特色中的「次濁上唸陰平」，潮州汀州客家話幾乎都保有很顯明的特徵，例如粵東客話，口語念陰平(裡理美忍母養尾演有冷馬野惹每某免惱咬懶猛雅暖軟兩禮旅蕊阮兩籠冉買魯乳滿柳你我)，文讀則念上聲(馬我你柳也野雅蕊惱某兩籠)與其他次濁念上

¹⁵ 參見謝重光，2013，《客家福佬源流與族群關係研究》頁 128。

聲（爾耳佬茭繞攬眼腦米莽蟒網卵柳老李）的一致。

這些次濁口語唸陰平是畚客共有，其他漢語方言沒有的調類走向，也是畚語才有的調類走向，無疑的客是承襲畚而來的語言，當然畚客也只是次方言的關係。但是從名實的立場論述「次濁上唸陰平」應改成「次濁平唸上聲」才對。因為客語是從畚語大量引進北方官話所形成的，上面所舉的「理里美野---」等例證，在畚語本來就唸平聲沒有所謂「次濁上唸陰平」的現象，反而是文讀的「馬我你柳也野雅蕊惱某兩籠」由陰平唸成了上聲，所以站在「實」的立場，客語「次濁上唸陰平」應改成畚語「次濁平唸上聲」才對。

同樣道理，客語「全濁上白讀唸陰平」，站在名實的立場，也要改成畚語「文讀全濁平唸去聲」。因為「實」才是本來聲調，「名」則是後起的念法，畚語本來只有口語沒有文讀音，變成客語以後讀書識字才有文讀音，文讀音跟著官話走「全濁上唸去聲」，所以客語這類字的文讀才會唸去聲。例如「坐舅簿被近動斷下在---」等字，屬全濁上，在今天官話系統都變成去聲，但客家話卻大都有文白兩讀，而且文讀唸去聲，白讀唸陰平：

陰平：坐著 被骨 遠近 地動 斷截 上下 鹹淡 有人在---白話

去聲：水坐 被害 近來 運動 斷言 下背 淡水 當自在---文言

這些字在畚語大都保留陰平調沒有變去聲，畚客語在唐代仍被稱「和蠻」的時候，這些詞都唸陰平調，變成「山哈」了依然保持這種唸法到現在，只有轉化成客家的人，才有文讀唸去聲的新的音讀。

至於「陰去唸陰平」，是畚語很特殊的現象（如：怕變又叫痛二轉-----等都念陰平），這些字在畚語本來就陰去唸陰平，反而是客語跟著官話走變成「陰平唸陰去」，再細心追究今天梅州地區的客語仍有許多陰去唸陰平的現象。例如今天苗栗地區（鎮平話），「稚膾購構鎬監冠繫靚芋企簿粟拒----」等字，今仍讀陰平調。這是客語保留畚語

陰去都唸陰平最好證明。

最後，綜合畚客語音特徵：

1.從名實的立場，名為「次濁上唸陰平」實乃「次濁平唸上聲」如文讀的「馬我你柳也野雅蕊惱某兩籠」由陰平唸成了上聲。所以站在「實」的立場，客語「次濁上唸陰平」應改成畚語「次濁平唸上聲」才對。

2.從名實的立場，客語「全濁上白讀唸陰平」，也要改成畚語「文讀全濁平唸去聲」。

3.從名實立場「陰去唸陰平」，是畚語本來現象，反而是客語大都「陰平唸陰去」只剩下稚腔購構---等少數自保留陰平。

十、結語

綜合上述畚客關係的名實論證，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八個不同方位的畚客關係論述：

1.從畚客歷來稱謂，可以知道不管是和蠻、禾尼、活轟、山哈、山客、客家，其中名稱上的「和」「禾」「活」「哈」「客」等字，都是借音字，用來表示語音的漢字，與字面的義意無關，他們原始的實義都是「山」。

2.從純客區縣市的畚地名可以了解，雖然名號稱為畚地名，實則已經沒有畚族，當地畚族已都轉化成客，變成純客區的縣。可證客的前身是畚。

3.客家地區流傳有名的說法「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但實際上應改成「逢畚必住山」才對，因為以前都住山的是畚族所謂「山哈」就是最好的命名。這也證明客的前身是畚。

4.從畚客根據地都在潮州汀州，而這些客區表面上是客區少畚，

但實際上是這些客區皆畬，只是轉化成客而已。多畬的福州處州反而是沒有轉化成客原畬而已。可見閩粵贛山區的客，大都是畬轉化來的。

5. 瑤畬都是盤瓠崇拜，畬只剩盤藍雷鍾四姓，客則盡棄盤瓠信仰，轉化成祖先崇拜，所以「名」為盤瓠信仰，「實」則祖先崇拜。所以信仰上客也是由畬轉化而來。

6. 客家的山歌就是畬族的棚歌，所以在客家「名」為山歌，「實」乃畬族的棚歌，從而證實「畬即客」「客即畬」，加上歷史先後就變成「客的前世是畬，畬的今生是客」。

7. 從畬客特徵詞分析，瑤畬客之間，許多的核心詞，名實相符，有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接觸遞變的關係，大致可以說是瑤→畬→客的歷時關係。

8. 畬語與客語的語音關係，大致是客語比畬語官話化嚴重，甚至可以達到八九分的官話，但還是保留了一些畬客共有的特徵。所以畬客語音「名實」之間有同有異，只是畬語比客語保存了多一些原有的特徵而已。畬客源頭是瑤苗。

參考書目

- 丁椿壽，1991，《漢彝緬語比較研究》。貴州：貴州民族出版社。
- 丁椿壽，1993，《彝語通論》。貴州：貴州民族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學院苗瑤語研究室，1987，《苗瑤語方言詞彙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毛宗武，2004，《瑤族勉語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李雲兵，2002，《炯奈語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毛宗武、蒙朝吉，1986，《畚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士元主編、李葆嘉主譯，2006，《漢語的祖先》。中華書局。
- 王李英編，1998，《增城方言志》。廣東人民出版社。
- 王時階，2005，《瑤族文化變遷》。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浩華，1999，《梯田文化論—哈尼族生態農業》。雲南大學出版。
- 王清華，1999，《梯田文化論》。雲南人民出版社。
- 王淪光等著，1997，《漢傣語言文化論》。雲南教育出版社。
- 任韓高，2006，《畚山之風》。民族出版社。
- 伍新福，2006，《湖南民族關係史》。民族出版社。
- 庄初升，2004，《粵北土話音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朱洪、李筱文，2001，《廣東畚族古籍資料彙編圖騰文化及其他》。中山大學出版社。
- 朱炳玉，2010，《五華客家話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何光岳，1988，《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 何光岳，1992，《夏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 何光岳，2000，《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 何光岳主編，1998，《漢民族的歷史與發展》。岳麓書社。
- 余偉文等，2001，《粵北樂昌土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吳中杰，2004，《畚族語言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吳永章，1993，《瑤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 吳永章，2002，《畚族語瑤苗比較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吳安其，2002，《漢藏語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呂立漢主編，2007，《畚族文化研究論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民 馬明，1983，《涼山彝語語音概論》。四川民族出版社。
- 李永燧、王爾松，1986，《哈尼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如龍，1997，《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1999，《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昌俊、彭繼寬，《2006 湖南民族關係史》。民族出版社。
- 李恕豪，2003，《揚雄《方言》語方言地理學研究》。巴蜀書社。
- 李筱文，2006，《盤王歌》。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筱文等，1992，《排瑤歷史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澤然，2001，《哈尼語研究》。民族出版社。
- 和即仁、姜竹儀，1985，《納西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房學嘉，1994，《客家源流探奧》。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法·馬伯樂，2005，《唐代長安方言考》。中華書局。
- 邵靖宇，2001，《漢族祖源試說》。浙江大學出版社。
- 南平市延平區畬族研究聯誼會，2013，《延平畬族》。鷺江出版社。
- 姚舜安，1991，《瑤族民俗》。吉林教育出版社。
- 施向東，2000，《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華語教學出版社。
- 施聯朱，1995，《畬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施聯朱，2003，《施聯朱民族研究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施聯朱主編，1987，《畬族研究論文集》。民族出版社。
- 施聯珠，2009，《民族識別與民族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胡劭華，2004，《中國南方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 胡希張等著，1997，《客家風華》。廣東人民出版社。
- 胡曉東，2011，《瑤語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 范建華，2001，《爨文化史》。雲南大學出版社。
- 凌純聲芮逸夫，2003，《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民族出版社。
- 徐松石，1938，《粵江流域人民史》。北京：中華書局。
- 徐俊鳴，1990，《嶺南歷史地理論集》。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
- 徐悉艱、徐桂珍，1984，《景頗族語言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琳、趙衍蓀，1986，《白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琳等，1986，《僳僳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浙江畬族文化研究會，2007，《畬族文化研究論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班 昭，2006，《論漢語中的台語底層》。北京：民族出版社。
- 馬學良，1999，《民族語言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馬學良主編，1992，《民族語文研究新探》。四川民族出版社。
- 馬學良等，1994，《藏緬語新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國際彝緬語學術會議論文編輯委員會，1997，《彝緬語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 巢宗祺，1990，《廣東連南油嶺八排瑤語言概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常竑恩，1986，《拉祜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梁敏、張均如，1996，《侗台語族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許懷中主編，2007，《畚族文化研究上》下冊。民族出版社。
- 陳 暉，2006，《湘方言語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士林等，1985，《彝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曾毓美，2005，《湖南江華寨山話》。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游文良，2002，《畚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游文良，2008，《福安畚族方言熟語歌謠》。福建人民出版社。
- 游文良等，2005，《鳳凰山畚話》。廣東省民族研究所。
- 覃聖敏，2003，《壯傣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第二卷。廣西人民出版社。
- 賀福凌，2009，《湖南省鳳凰縣漢語方言與苗語的調查比較》。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黃 勇，2002，《漢語侗語關係詞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 黃布凡主編，1992，《藏勉語族語言詞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

社。

- 黃家教、李新魁，1963，〈潮安畚話概述〉。《中山大學學報》(1)(2)：14-23。
- 黃海，1997，《瑤山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
- 黃集良，1994，《上杭縣畚族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黃遵憲，1983，《人境廬詩草箋著注》。臺灣：源流出版社。
- 黃懿陸，2007，《山海經考古》。民族出版社。
- 楊光榮，2000，《藏語漢語同源詞研究》。民族出版社。
- 楊豪，2006，《秦人漢人客家人》。中國藝術出版社。
- 雷鸞山，2002，《畚族風情》。福建人民出版社。
- 福建炎黃文化研究會，2001，《畚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
- 蒙朝吉，1996，《漢瑤詞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 蒙朝吉，2001，《瑤族布努語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
- 劉綸鑫，2008，《貴溪樟坪畚話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潘光旦，2007，《中國民族史料彙編明史之部》上下冊。天津古籍出版社。
- 潘悟云，2000，《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雲，1999，《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
- 蔣炳釗等，2007，《中國東南民族關係史》。廈門大學出版社。
- 鄭張尚芳，2004，《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 鮑厚星等，2004，《湖南土話論叢》。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龍國貽，2011，《藻敏瑤語語音言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

- 戴慶廈，1990，《藏緬語族語言研究》。雲南民族出版社。
- 戴慶廈，1992，《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戴慶廈，2006，《緬藏語族語言研究（四）》。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
- 戴慶廈主編，1998，《彝語詞彙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聯朱主編，1987，《畚族研究論文集》。民族出版社。
- 薛才德，1999，〈藏語漢借詞的特點〉。《民族語文》(3)：75-80。
- 謝重光，2001，《客家形成發展史綱》。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謝重光，2005，《福建客家》。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謝重光，2013，《客家福佬源流與族群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瞿靄堂、勁松，2000，《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中國藏學出版。
- 藍炯熹，2002，《畚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
- 藍雪霏，1996，《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編輯委員會。
- 藍雪霏，2002，《畚族音樂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
- 羅安源等，2001，《土家人和土家語》。民族出版社。
- 羅昕如，2006，《湘方言詞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羅杰瑞（張惠英譯），1995，《漢語概說》。語文出版社。
- 羅美珍，1980，〈畚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76-88。
- 羅香林，1933，《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市：南天書局。
- 麗水學院畚族文化研究所編，2007，《畚族文化研究論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